

第二部 横扫辽西

单田芳 单瑞林 著



单田芳 单瑞林 著

乱世枭雄

第二部 横扫辽西

③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世枭雄. 第二部, 横扫辽西 / 单田芳, 单瑞林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008-5314-5

I. ①乱… II. ①单… ②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295 号

乱世枭雄 第二部 横扫辽西

-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王学良 陆文洋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45461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第一分厂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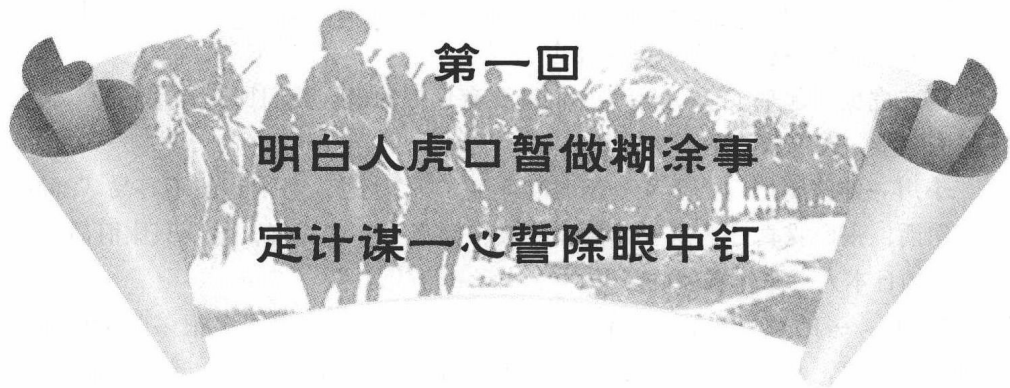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明白人虎口暂做糊涂事	定计谋一心誓除眼中钉	001
第二回	北镇县义收廖家兄弟	广明山智取周氏双雄	010
第三回	贼入贼窝且威震望海寺	火拼于义却犯险鬼门关	019
第四回	冯麟阁借古讽今散兄弟	张作霖慷慨大义买人心	027
第五回	僧道双杀略经惊魂梦	夫人招安暗送痴情书	035
第六回	投石问路二冯通风报信	将计就计众人设套擒贼	044
第七回	财神庙十面埋伏擒匪首	广明山巧计复施退强敌	052
第八回	虹螺岬兄弟遇袭真凶难测	杜老判重病卧床孝子当前	060
第九回	青麻坎危机四伏难久留	杜立三杀招重重被识破	069
第十回	患难兄弟入伙谨防祸患	是非兄弟奉天突生是非	079
第十一回	口急失言董二忽指明路	救人心切张府贸然借枪	088
第十二回	山穷水尽叔侄齐心相助	柳暗花明夫人夜会情郎	098
第十三回	夫人闺房叙旧步步惊心	赵明引渡众人虎口脱险	107
第十四回	昨日英雄怎奈落魄成乞	今朝兄弟义气共解前仇	116

第十五回	祸首遭严惩重申纪律性	众人苦相劝难舍兄弟情	125
第十六回	孝子拜寿三赴新民旧邸	英雄寂寞一探芳香茶社	134
第十七回	噩梦成真已然身犯险境	慌不择路却遇知己达人	143
第十八回	城门夺路兄弟忠心护主	村头落马父子侠义相助	151
第十九回	经不住龙潭虎穴生死路	受不起深恩厚报避世人	159
第二十回	冯麟阁甘做沙俄走卒	张作霖智取日本山炮	168
第二十一回	众人出其不意痛击日寇	前仇兴师动众强制招安	177
第二十二回	兄弟义结金兰重归于好	小人阴险狡诈再起杀机	186
第二十三回	狗头军师献计三番两次	阴险歹人作恶两面三刀	195
第二十四回	真假未分道是人心不古	生死难测谁料世事浮沉	204
第二十五回	联络店除奸结义突重围	青麻坎引火烧身临大患	214
第二十六回	千忧万虑而至急火攻心	歹人歹意妄图借机下药	222
第二十七回	败军寄居人下难是久计	兄弟终合一处风云再起	231
第二十八回	丈夫豪气无惧强权恫吓	英雄苦胆有意将军招安	239
第二十九回	一朝风光就任弃暗投明	而今马上生威驱贼除虏	247
第三十回	引蛇出洞巧施美人心计	瓮中捉鳖速擒辽西巨匪	256
第三十一回	宦海中从来报国无二心	人情场自古忠孝难两全	265
第三十二回	匪患猖獗朝廷假意招安	临危受命高老甘当信使	273
第三十三回	一身是胆慨然单刀赴会	虎穴龙潭依旧马到功成	281
第三十四回	三军齐心一招智取匪首	一鼓作气再次勇闯贼窝	290
第三十五回	祸害一方蒙匪明目张胆	为保平安良将乔装探敌	298
第三十六回	散财有方贪心人愿上钩	见色失魂傻少帅悄入袋	306
第三十七回	边境匪患消弭树倒猢猻散	中原狼烟再起群豪竞逐	315
第三十八回	展抱负良材无惧革命党	探时局英雄不为末路人	322
第三十九回	鲤鱼欲跃龙门雨亭访儒	凡鸟幸入凤窠于老进京	330
第四十回	上达天听已然加官晋爵	荣归故里一叙天伦之乐	338

第四十一回	丈夫衣锦还乡孝义两全	兄弟故地重游前仇未忘	346
第四十二回	女英雄大意失侄奉天城	严铁嘴明算暗指冯家洼	355
第四十三回	兄弟分赃不均终遇人祸	将子得而复失再遭劫持	364
第四十四回	持家有道将军府定人心	寻子无方四方台会英雄	374
第四十五回	张作霖念亲子未知吉凶	马团长救人质有心留客	382
第四十六回	寻虎子得虎将众人同喜	旧人哭新人怒情伤两处	390
第四十七回	痴心人救贼且以身相许	有情郎泪别复入山成贼	398
第四十八回	姐妹共夫二虎回乡探母	夫妻本是同根双枪复仇	407
第四十九回	大杀四方夫妻疾恶如仇	虎落平阳恩公仁义相助	416
第五十回	承德龙虎双杀罪案累累	州官文武相继英雄无惧	425



第一回

明白人虎口暂做糊涂事 定计谋一心誓除眼中钉

日本人又是一阵鸣笑，把八颗人头挂在高杆上示众。

这场表演又过去了，桥本长出了一口气：“张君，你看怎么样？嗯？发表发表你的感想？”

“啊，很好，佩服！”

“哈哈，这些个中国人，败类的大大的，跟你的大大不同，你的英雄大大的，他们狗熊大大的，死了死了的。”

“是！”张作霖迷迷糊糊，也说不上是怕，也说不上是气。

表演两个半小时才结束，他们又回到那座楼的大客厅，重新入座。

小川跑前跑后吩咐开席，吃的是日本饭，张作霖都没吃出这饭什么滋味来，嘴动着，心里在不停地想事。席间，桥本大佐两手一拍，从屏风后面出来一帮日本歌妓。这些歌妓都是日本古装打扮，露着胸脯，抹得白白的脸蛋和脖子，香水和香粉擦遍了全身，离着多远都能闻到刺鼻的香味，一个个手里捧着乐器姗姗而来。

歌妓们先唱日本戏，后唱日本歌，又跳了日本舞，跳完之后，分别入席，陪着大家饮酒。有的坐到桥本怀里，有的搂着小川的脖子，还有两个抱住张作霖，张作霖觉着浑身上下不自在，显得十分尴尬，逗得日本人哈哈大笑。这场闹剧结束之后，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张是非偷偷地捅了张作霖一下，意思是差不多了，该走了，能不能走，这可到关键时刻了。

张作霖会意，思考片刻，便将目光转向桥本和小川：“桥本先生，小川君。”

“啊？有话的你就说。”

“承蒙邀我来看看秋操，我受益匪浅，因为赵家庙的事情比较多，我打算告辞。”

“噢，你的走了？”

“是的。”

“那个来的不要着急走嘛，在我们这里住几天，我们朋友之间的处一处，好吗？”

“多谢盛情，我的确有急事，要走了。”

汤二虎也站起来了：“不行，你们这儿有你们的事，我们那儿有我们的事，要晚回去一步，大家放心不下，走。”

小川一伸胳膊把门挡上了，当时脸就变了：“张君，恐怕走的不容易。”闻听这一句话，张作霖真好像是五雷轰顶一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两只眼盯着小川和在场的日本人。张作霖就问：“太君，什么的意思？”

“哈哈，旁的意思没有，挽留你多住两天，我们跟你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谈。”小川话音未落，日本兵上来把几道门全封锁了。汤二虎当时把大黑脸沉下来了，就要掏枪，被张作霖给拦住了，恐怕他捅了大篓子，稍有差池他们这五个人一个也活不了，真就如同在虎穴一般。

张作霖心想，好吧，不让我走我就不走，我看你打算干什么。于是一转身，回归本座。桥本看得清楚，在后边笑着点了点头：“哟西，哈哈。张君，诸君，方才我得着一份电报，有一件最大的新闻向在座的诸公公布，我们应当热烈祝贺。最新消息，大日本的海军在渤海湾打败了沙俄政府波罗的海舰队，获得巨大胜利。为此，我代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总部与在座诸公共同举杯。”

桥本说的一点儿都不假，日本的海军舰队打败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现在日本和俄国还没正式大战，但是局部的小型摩擦时有发生，这次海军摩擦就是一例，日本人又占了上风。张作霖心想，小日本，真有牛吹啊，我真纳闷，那么大的俄国政府怎么就打不过它呢？

桥本一声令下，重摆酒宴，举杯祝贺。张作霖也在这敷衍应酬着，表面上说说笑笑，心里暗打算盘。于义领着大周、二周、大寥、二寥和几个炮手也在座，他们的心情比张作霖轻松多了。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这九只手于义围着日本人的屁股转，唯命是从，跟一条哈巴狗差不多，把中国人脸面都丢尽了。张作霖跟他截然不同，正襟危坐，显得毫不畏惧。日本人对张作霖还比较客气，就这样，又闹腾到半夜十一点多才结束。走是走不了了，只好住在这儿。

当晚，事情发生了变化。日本人给张作霖安排到了单间，汤二虎、张是非、南朝、北国不知道被领到哪个屋去了。张作霖心想这难道是要对我下手吗？来吧，我这条命早就是捡的，早死早托生，这算不了什么。话虽如此，他也不愿意死啊，此时他心乱如麻，辗转不安，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就好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十二点，外面有人轻轻叩门。

“谁？请进。”

门一开，日本少佐小川联络官从外边进来了。

“张君，你的雅思米的没有？”

“你什么意思？”

“你的睡觉的没有？”

“睡不着啊。”

“噢，我的打扰了。”

“随便，请坐。”两个人坐下了，除他们二人之外，没有第三者。小川先递给张作霖一支洋烟，自己也点着了一支，往沙发上一坐，跷着二郎腿，笑眯眯地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沉不住气了，就问：“小川君，你说把我留下有话跟我说，现在也没人，那么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

“哈哈，张君，此次请你来到饶阳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一是观操，二是加深我们彼此间的了解。第三，我们希望你和于义于君不要发生摩擦，应该朋友大大的。我希望张君能有个明确的态度，我们也好向上级交代。”他一板一眼说得非常清楚。

“太君，承蒙盛意，我领情不过，我看这几件事好办，我和九只手于义都是胡子，你别看叫什么保险队，那叫骗人，当今这个年月，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公理可言，谁胳膊粗，谁力量大，谁就吃饱饭。相反的，就叫人给踩扁了，捏碎了，这就叫弱肉强食啊。我张作霖就是这么一号人，但是，我既是个人，我就懂得情义二字，损阴丧德的事我干不出来，于义这个王八蛋，他不讲义气，那是个白眼狼，你听我跟你说一说他这个人都干过什么。”

张作霖就像算小账一样，把于义这些事一五一十都说了。小川笑眯眯地听着，听完之后他问：“张君，据你所说，你跟于义不可能携手了？”

“够戗，我不愿意理他，这小子他妈不是人。”

“我看不要吧，有那么一句话嘛，和为贵，忍为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不愉快就叫它过去，从今以后，你的他的应该朋友大大的，我看这样比较好。另外，张君，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你对大日本皇军是个什么态度？”

“我，我还没想好呢。”

“冷静地想一想，我就要你这句话，这是把你留下的中心原因。”

“噢，你要真叫我回答，我就说实话，我摸不清你们究竟是好人，还是歹人，反正今儿个对我招待得不错。但是，我总觉得日本关东军杀人似乎多了一点儿，你们杀人就好像开玩笑似的，这个我不太欢迎。”

“哈哈，张君，直出直入，痛快。你说我们日本人杀人太多，我看这话不切合实际。请问张君，你们的大清帝国杀的人还少吗？太平天国、义和团、红灯照、白莲教，以及许许多多的人，还不是死在清政府的屠刀之下吗？你们州城府县的官吏，每

一天都在杀人，可以说是杀人如麻，比我们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能说我们杀人太多呢？张君，旁的不说，就说你，你杀的人还少吗？你算一算，你一共杀了多少人？中国的，外国的。”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嘿嘿，张君不要捉迷藏了。我问你，双田洋行是不是你干的？双田洋行光日本人就死了好几十名，是不是你干的？”小川说着话，脸刷就沉下来了，小胡子往上一撇。张作霖一听，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心里哎哟一声，他明白了，日本人把自己骗来就是要算这笔账，肯定他们是知道了，要是吞吞吐吐地回答，肯定叫他笑话了。张作霖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拔：“小川君，你说对了，不错，是我干的，你们那些日本人都死在我手上，你要怎么样？”

“哈哈，敢作敢为，英雄大大的，我今天跟你谈话并非跟你算账，那些日本人统统是败类，死了的应该的，你的英雄大大的，我们佩服。只是有一点，我们欢迎张君与大日本皇军携手共进，我们交个知心的朋友，张君如果有困难，日本关东军解囊相助。如果张君与日本皇军背道而驰，我们发生了不愉快，恐怕就不好了。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算账，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今天开始，我就问一问你对日本皇军究竟什么态度？愿意不愿意交个朋友？”

“这，小川君，我张某最爱交朋友，我们中国人也最讲义气，当然，我也愿意和你们交朋友。但是可有一样，你们要想牵着我的鼻子走，抓住过去那件事没完没了，拿我当猴耍，那我可不干。”

“哈哈，朋友嘛，就不存在那些，应当彼此敬重。既然张君愿意跟我们合作，很好，你签个字吧。”

“啊？签字，什么意思？”

“噢，按中国人的话说，信义嘛，私凭文书官凭印嘛。你不签字，光这么一说，将来也没有个对证。”

“我说小川君，你是不是打算抓我的小尾巴？”

“没有，没有这个意思，绝对没有，这个您尽管放心。签字的意思就表示真心实意，将来如果你自食其言，我们把这张纸一撕，就等于作废嘛，你不必疑心。”这小川郑重其事地从外边取来一个大皮包，打开之后，拿出了六份铅印带表格的纸，那上头有中国字，有日本字，张作霖不认字，看了半天，有几个字还认识，什么中啊，日啊，一啊，这些他认识，他又抹不开让小川给他念一遍，就盯着这表格看着。

“这是方才你说的话跟我说的话，要记录在案，请在这下边把手印按上，你不要多想，这就表示我们日本和你们中国的英雄达成一项草约，我们可以做朋友，可以互相帮忙。比如说皇军有困难，你们大大的帮忙，你们有困难，我们大大的帮忙，难道你不愿意吗？”

张作霖站那儿没动，心里琢磨着，小日本心眼太多，听说动不动就逼着这个给他签字，逼着那位给他画押，清政府也没少跟他签订条约，肯定没有好事。看这意思，今天要不签字，想要离开这司令部势比登天。又一想，我签上能怎么地？我到时候说话不算数，你能把我怎么样？

想到这儿，张作霖打定主意：“好，我相信你了，咱们说话可必须得算数！”
“一定算数。”

张作霖把手印按上了。他姓张，这字他还会写，歪歪扭扭地把名字写上了。

“哟西，哟西。”小川如获至宝，把这六份表格卷起来放到皮包里头，热情地跟张作霖握手，“张君，从现在开始，你的就是我们大日本的朋友大大的，往后有困难只管找我，我们有困难也请你帮忙，我们共同携手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共存共荣。”

小川这番话说得没错，日本对此逐步付诸实现，他们以后成立伪满洲国，侵略中国，侵略亚洲各个国家，都打着这旗号，这就叫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张作霖签了字，这份档案材料留到日本黑龙会，至今还保存着，这就叫白纸画黑道啊。

签完字，小川准备了酒，俩人举杯祝贺。小川说：“我一定把您的盛情转告给我们联队司令官，关于你跟于义的事情，希望互谅互让，你们都是英雄好汉，不要发生摩擦，你、他都是日本好朋友。”

张作霖也敷衍搪塞，这一夜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张作霖提出告辞，小川并不挽留，盛情款待之后，把他们送出日本司令部。到了平安之地，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回头看了看：“妈巴子的，围着鬼门关转了多少圈，好悬没到阎王爷那挂号。哎呀，咱们五个人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啊。”汤二虎就问：“兄弟，昨天晚上他把咱们隔开怎么个意思，把我们让到旁的屋去了，还弄了几个日本老娘们儿连蹦带跳的，让我一顿臭骂给骂走了。我找你，他们说不知道。你怎么样？”

“没事，我倒挺安静，喝了会儿茶，我就睡了。”

“他们没找你的麻烦？”

“没有。”张作霖留了个心眼儿，签字的事他没提，他怕说出来事关重大被人耻笑，这帮人也不知道，所以也没深问。

回到了赵家庙，大伙一看队长回来，整个赵家庙就轰动了，这几天可把孙烈臣等人急坏了，大家纷纷来看望张作霖，张作霖也就简单地说了说经过。等到晚上没人了，他把孙烈臣、张作相找到自己屋里，关上门，把实际的情况都告诉他们了，他并没隐瞒，小川怎么逼自己签的字，也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玩意儿，等等，都说了。

孙烈臣晃了晃脑袋：“队长啊，大鼻子也罢，小鼻子也好，没一个好东西，看

来他们在你身上打主意了，连双田洋行的账都不跟你算了，人家并非不知道，看来日本对你相当器重，你这么做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可以腾出时间来从长计议。我想那一纸文书也算不了什么，咱又不是当大官的，又不掌握什么大权，充其量是个保险队的队长，我不怕兄弟你不痛快，这算个什么呀，轻如鹅毛，日本人对咱们够意思，咱对他也够意思，倘若日本人拿咱们当猴耍，那咱们就给他来个不认账，能怎么地？”

“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才跟他画的押。唉，我心里挺沉重啊，总而言之，我看得清清楚楚，这日本人可够狠的。咬人的狗不露齿，杀人成性啊，要把小日本给得罪了，谁也甭想好。咱们哥们儿应该加强防范，不可麻痹大意。”

“对，你说得太对了。”

张作霖一边喝水一边说：“按咱们中国的话说，交朋友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来而不往非礼也。小日本对我够意思，我说话算数，如果他叫我干损阴丧德的事，那就对不起了，别怪我张某翻脸不认人。”

大家说了一阵，就到了后半夜了，张作霖睡不着，在炕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闹得张作相、孙烈臣也睡不着了，因为他们的家属都不在，他们就搬到一个屋睡觉来了，晚上可以商量事。一连三天，孙烈臣这才问：“兄弟啊，你怎么了？你都瘦了，你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睡着了还说梦话，你有心事吧？”

“嗯，大哥，你猜我想什么呢？”

“说说心里痛快，说吧。”

“我恨这九只手于义，这条哈巴狗，在日本人的面前摇尾乞怜，当日本人杀咱们那些弟兄的时候，他是眉飞色舞、跃跃欲试啊，看那意思，日本人叫他下手，他都答应。于义在的话，就是我的心腹大患。我想，不把他干掉，我这口气不出来。”

孙烈臣点点头：“嗯，兄弟说得对。”

“咱这么办行不行，明天你们俩把手边的活儿全放下，专门替我想这个事，怎么能除掉于义？”两人点头。

第二天，张作霖还真是盯上了他俩，一天问九遍“想好没”。

“没有，正想呢。”

一见面就问“想好没”，“没有，这不是简单的事，我们得好好想想。”“哎呀，急死我了。”问到第二天，孙烈臣说话了：“队长，我想出点儿来，不成熟啊，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说说嘛，别闷到心里头，你怎么想的？”

孙烈臣向来比较沉稳，他慢条斯理地跟张作霖说：“兄弟啊，我这么估摸着，咱们硬碰硬，肯定碰不过人家。九只手于义打败了冯麟阁，把老冯留下的家当全部接收了，人马扩充到三四千人，咱能碰得了吗？况且，于义跟日本人的关系密切，这是你说的呀，他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跟个哈巴狗似的，当然日本人是高兴了。

如果日本人再插手帮忙，咱就更动不了了。动他还得考虑日本人，因此，咱们得多费点脑筋，叫日本人不介入，咱还得巧妙地把他赢了。”

“嗯，说得对，往下说。”

“我打算先从分化瓦解下手，不有那么句话吗，多么坚固的铜墙铁壁，也怕从内部给它瓦解了。”

“对极了，快说。”

“于义号称五大少，他是五个人啊，大寥、二寥、大周、二周，大周、二周就是周仁、周义，二寥就是寥忠、寥勇，简称二寥。他们合称五大少，是五拨人马集中到一起的。你想，马勺能碰不着锅沿吗？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个集体，铁板一块，实质上内部肯定有摩擦，尤其咱们吃老行的这帮人爱挑斜理，你说对不对？”

“这是人之常情。”

“据我所知，于义为了拉拢这几个人，把他的俩姐姐大凤、二凤许配给大周、二周了，恐怕要想瓦解他们，从二周难以下手。但是大寥、二寥不同，据我所知，当初的时候是于义用势力把他们收编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俩没有怨言，要想分化瓦解他们，就得从二寥身上入手。”

“唉，对，太高了，还是念过书的人。那你说怎么下手呢？”

“是啊，我正想呢，这几天我也睡不着觉，想起我有位启蒙的老师，姓杜，叫杜伯威，杜老先生，现在住在北镇县的县城。我当初念书的时候就跟他老人家念的，老头儿好，为人忠厚、耿直，学识渊博。后来，可能他听到些风言风语，知道我跟绿林人常打交道，老头儿不理我了。后来我送了几回礼，他坚决不收，见着我冷言冷语的，弄得我挺磨不开，所以我一直也没登他家的门。后来我才知道，大寥、二寥是杜伯威老先生的亲外甥，杜伯威是二寥的亲舅舅。我这么想，假如我们能把杜老先生争取过来，他能给咱帮帮忙。想办法把大寥、二寥给拉过来，那就去掉了于义的左膀右臂，我们再对付他不就容易了吗？如果二寥愿意从中帮忙，来个中间开花，咱们里应外合，不愁于义不灭呀。”

张作霖一听，把大腿一拍：“大哥，我服你，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谋士，高，实在是高，这不想得挺好吗，你怎么说不成熟呢？”

“贤弟，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关键在杜老先生身上，人家肯不肯给咱帮忙，不像咱想的那么简单，即使老先生愿意给咱们帮忙，二寥是否愿意就范，能不能听他舅舅的话，这也是个问号，你别太乐观了。”

“不管怎么说，试试看吧。大哥，我把这事就交给你了，明天，你携带重礼去看看你这位启蒙的老师，当然了，你见他怎么说不用我教给你，你比我说得圆滑。总而言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白了吗？还有，你要随机应变，只要达到目的我全随着你。”

“好吧，明天我就试试看。”

“这件事不能张扬，得偷偷摸摸的，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三个人三匹马赶奔北镇，往前走不远，就是九只手于义的防区。于义的保险区方圆百里有余，势力相当强大，孙烈臣他们万分小心，绕小路而行，好不容易才到了北镇县城，先找个店房住下，然后买了很多贵重的礼品，临行时张作霖还给拿了五百两银子，也都带在身上。

第二天，孙烈臣找到启蒙老师的家门，有点儿犹豫了，好几年没来过，我这一拍门，他能不能答理我呀？老头儿肯定在家，见着面的话能不能理我呀？唉，不管怎么说，我身负重任而来，我哪怕给你下跪，磕头把脑袋磕破了，也得把话都说清楚。想到这儿，他让南朝、北国拿着厚礼等着，他上台阶叩门。连叩几声之后，还真就是杜伯威老先生开的门。开门之后，杜伯威一看，认出孙烈臣来了，孙烈臣满面赔笑，一躬到底：“老师，您老一向可好啊？”“哎呀，这不是烈臣吗？”“是我。”“是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的，都把我想死了，快进来。”

孙烈臣纳闷，跟自己想象的正相反，还从来没见过老师这么热情的时候，是不是中邪了？他一边盘算着，一边领着南朝、北国，带着礼品进了屋。老头儿把门关好：“哎呀，我说烈臣哪，这几年混得不错吧？”“托您的福，勉强对付吧。老师，我很多年没看您来了，感到内疚，送点儿薄礼，这代表我一份心意，望老师笑纳。”“哎，来就来嘛，送什么礼啊，你们这些人就是太周到。好吧，既然送来了，我就收下。你们等着啊，我给你们沏茶去。”

沏上茶来，三个人坐好了。老头儿就问：“你是从赵家庙来的吧？”哟，孙烈臣心想老头儿消息挺灵通啊，他怎么知道我在赵家庙呢，既然这样，我就不必隐瞒了。

“老师，弟子确实从赵家庙来。”

“烈臣啊，这二位是？”

“没外人，这都是我过命的好弟兄。”

“我听说你跟张老疙瘩张雨亭在一起呢。”

“您都知道？”

“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你们干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老百姓传为佳话，我又不聋，又不瞎，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北镇县城都轰动了。烈臣，好啊，过去老师误解你了，我就不愿意你跟其他人打交道，你读过书，当过兵，经验丰富，怎么能明白人做糊涂事呢？你说你跟青麻坎的人打什么交道？我听说杜老判、杜立三，派人携带重礼请了你多少次，我认为你已经加入青麻坎那一伙了，把我恨得不得了，我不理你。还有什么太平山、八角台，都是乌合之众。现在我看清了，在咱这一带凤毛麟角者张作霖也，小伙子有骨气，能干，听说他血洗了日本双田

洋行，兴隆甸劫了银子，清河门夺了军马，嘿，真有两下子，胆真够大的。尤其是对待他保险区的人，好啊，仗义疏财，有两下子，对财还不黑，对旁人还好，这样的人才够交呢。烈臣哪，你跟着他干这就算对了，老师支持你，我再也不埋怨你了。”

孙烈臣一听，跟吃了槟榔顺气丸似的，心想我这回是来对了，原来我以为这是一大难题，听他这么一说，看来事好办了。

“是啊，老师您说得太对了。是这么回事，当初我不认得这张老疙瘩，后来由于一个机会，我们俩相识了。你别看这人年轻，的确仗义。不但说拿钱不当钱，对弟兄们也好，尤其对保险区内的老百姓，公平正义，跟别的缙子截然不同，我看他够交，所以我们两个人处得非常亲近，一直到现在我们俩也形影不离。”

第二回

北镇县义收廖家兄弟
广明山智取周氏双雄

老先生说：“好，就这么干吧。乱世出英雄，这年月什么叫官什么叫匪，我看不出来了，有时候官就是匪，有时候匪就是官。这清政府的衙门反不如保险队，这个我是看清了。”

“是啊！我师娘挺好吗？”

“嗯，身子骨可硬实呢，我告诉她给你们做饭啊。”

老太太也来了，围前围后非常热情，聊了一会儿就去做饭了，很快便摆了一桌家常便饭，大家团团围坐，边吃边谈。孙烈臣心想，趁着老头儿高兴，我赶紧把来意跟他说清楚，求他帮帮忙。

“老师，您先喝了这杯酒，我孝敬您的。”

“好，我今儿个高兴，孩儿啊，你来了我就痛快。”老头儿一饮而尽。孙烈臣又给满了一杯：“老师，这次弟子来，一则是看望您和我师娘，几年不来了，我弥补一下我的过错。另外，我有点儿事跟您商议。”

“哎，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看我是假的，也许是捎带脚，有什么你就说吧。”

孙烈臣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但他还是直奔主题：“老师，方才您夸这个张作霖，这人的确够交，将来你们见了面，您就知道弟子的眼光不差了。另外，有件大事我得告诉您，北镇广明山一带最近要打大仗啊。”

“噢，谁跟谁打？”

“现在这个防区全归九只手于义，对这个人您清楚不？”

“唉，有耳闻，听说于义挺不是东西，他把冯麟阁打跑了，冯麟阁的家底都被

他接管了，现在他把他的大本营安在北镇中安堡了。”

“对，就是这个于义跟我们张队长是水火不相容。他们是两股道上开的车，走不到一块儿去，而且于义这小子心黑手狠，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如果留在世上，那是一大公害。我们哥们儿商量着，打算把他除掉，为民除害，确保地方的安全。为此，我们张队长调兵遣将。实不相瞒，八角台的五百多人，太平山的二百多人，田庄台的四百多人，八道壕的五百多人，青麻坎我们还借了两千多人。另外我再向您交个底，我们跟日本联队处得还不错，日本人答应供给我们枪支、弹药，还给我们大炮。我们打算最近对于义发起猛攻，非把他除掉不可。老人家，您住的这地方不太平，要打大仗，我怕您跟我师娘发生意外，有意跟您商量商量，让您搬个家，暂避一时。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把您接到赵家庙去，那儿可平安了，有人侍奉您，一日三餐有人给您做，那有多好啊。等大仗打完了，您跟我师娘再搬回来，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我听说你有俩外甥，寥忠、寥勇，有没有这事？”

“有啊，这事儿一点儿不假。”

“这二寥现在是于义的人，五大少之中有他们俩一号，现在屯兵在广明山。哎呀，您说这一打起来，亲不亲，远不远，就乱作一团了。有道是亲三分向，是不是？我也不忍得让您的亲属做无谓的牺牲。如果您老愿意的话，是不是找大寥、二寥谈谈，让他们认清当今的形势，干脆放弃于义，投靠我们张队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英雄爱好汉，那有多好？何必辅佐这么一个无用的祸害呀。老人家，您能不能给帮个忙啊？”

“烈臣啊，你给你老师还兜圈子，这是你来的真实目的，你瞅你这圈转的，又为这个为那个，为什么啊，为了分化瓦解于义，对不对？”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嘛。不过呢，我不反对，我能使上劲的我就给你帮忙。”

“哎呀，多谢老师。”

“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俩畜生都不是东西，别看是我外甥，我们已经断去舅舅、外甥的感情，多少年不通信不见面了，我不认他们俩了。冷不丁地把他们找来，要说这件事，他们是否能听话我可没把握啊。”

“老师，试试看嘛，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话就是开心锁，您老比我明白得多。再者一说，你们是正经的亲戚，血肉相连，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您说话他们还是听的，应该试一试啊。”

“嗯，行啊。如果这俩畜生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就应当放弃于义，跟着张队长，我是双手赞成。唉，死马当活马医吧，烈臣啊，你们来了先别着急走，住在我家，我明天就派人给送信儿去，看看这俩小子能不能来。”

孙烈臣高高兴兴，三个人就这么住下了。老头儿真当正事办，第二天就派人